

通 讯 周 报

共产主义者每日短评系列 -2025 年 9 月第一周

共产主义者

通讯周报第1期 2025年9月第一周
每日短讯合集.



联系我们：Leninists1917@proton.me
了解网站：bolshevikleninists.com

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官方网站:

www.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

中国的国家机器“如此专制、强大”，未来的革命何以可能撼动它？

中国的国家机器并非神话。比如中国的天眼系统的标记范围有限，超过了一定规模就会触及瓶颈；而警力能出动的则更为有限。这些机器都是为应对一般状况下的“犯罪”和“暴动”而设置的，比如局部地区的工人和群众运动，等等。一旦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爆发，中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将脱离它的一般状况，这个时候它会暴露出自己有限的暴力力量，向一般群众也显示出“绝对强大权威的国家机器”这个神话的破灭。恰恰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用常规状况下国家机器自己制定的规则，比如它的法治、它的警察、军队等等暴力机关都绝对守序地执行自己的职能，去想象国家机器对革命的反应。比如，国家能豢养的警察的力量依赖政府在警力上的开支，一旦因革命带来的“内忧外患”而不得不压缩开支，中国的警力就会打折扣。而到了更关键的时刻，比如继续镇压可能导致群众和警察、军队陷入大规模流血冲突，摆在中国的警察和军人面前的，一面是被下达的指令，**一面是这个指令来源于一个自身已经处于动荡不再稳定的政府、和自身可能面临来自群众（那里也有自己所身处的大部分社会关系）的压倒性的唾斥，警察和军人不可能视这些现实的物质性的阻碍于不顾，而继续绝对服从上级的飘渺指令。这就是唯物主义者看待国家暴力机器的方式，不是看它自己为自己拟定的威严的秩序，而是看它维持这个秩序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国家只有在能用这个物质基础维持军、警对内镇压的力量和士气时，后者才能这样做，但当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压倒性胜利时，这个条件本身崩溃了，军人和警察体系也会从内部瘫痪。

因此，尽管中国资本主义的强大、专制的国家暴力机器阻止我们在当下直接、立即地掀起革命运动，但是它并不是不可撼动的。在它管辖的能力范围之外，中国的工人和年轻一代在迅速地激进化着，并且小规模工人和群众自我组织也一直在自发地发生。在国家机器的眼里，它们作为自发的个人化的小团体是法律无可指摘的。当然，我们需要提醒国家机器并不总是遵从法律来行动，**但是如果越过它直接地暴力镇压这些“合法化”的群众自发组织（尤其当这类组织已经在全国多地广泛发起时），无疑是表面了国家机器已经脱离常态，这会敲响动荡和革命的预警。所以除非到了迫不得已，国家机器不会这样做。**这就给我们的革命组织工作留出了一定的合法化的余地。所以，当我们考虑到革命的有利条件——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之多、被剥削之深、力量之强大、激进化程度在提高，以及中国国家机器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和另一面所留的“豁口”，就可以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为中国革命制定现实的政治路线。概括来说，就是一方面建立起地下的、秘密的革命先锋党，另一方面党将原本自发的群众组织串联起来、提升到自觉的地步，形成革命的广泛的组织和群众力量。两者结合起来看待，就是未来我们的组织策略。

中国改开后农民富起来了吗？并没有，也不可能富起来。

自从改开去公社化以后，农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形成了人人一小块地的小农局面。**看似自由，拥有了生产自主权，实际上因市场化影响，化肥、种子、机械等，以及产品的销售都转为由市场而非农民自己决定，同时又被国家“有形大手”调控以服务资本积累。**

农村土地虽然归集体所有，但实际操作全都是由村干部和乡镇干部决定的。农民不能买卖土地及附属财产，但村委和乡镇政府却可以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征用土地，使农民脱离了其生产资料即土地，但补偿却远不足以在城市安家立业。此外，保留土地的农户，其小小的土地规模和落后的技术，使得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前，工农剪刀差持续拉大（1979-2020年间，农产品对工业品比价年均下降0.7%），**他们为了生存，要么成为无产工人，要么依靠仅存的一亩三分地，农闲时与企业达成雇佣关系成为半无产的农民工——而不管哪条路，通向的都是剥削制度下贫困与愚昧。**

有人说，中共不是进行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吗？不是修了水泥路、给农村通水通电吗？农村不是因此更“文明”“现代”了吗？但是，农村的现代化必须要由国家推进，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恶果：资本主义化打垮了农村的基层组织，摧毁了农村的财富，因此完全不能依靠自己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只有当农村社会贫穷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再不改造就会拖垮整个国家时，中共才慌慌忙忙地“赐”给农村现代化的成果。土地产权的一系列改革，也是为了农村资产金融化。这中间都要靠资本的运作，都是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农民在其中基本没有话语权，连房屋能否被拆迁都不取决于农民。结果资本对他们的压迫只是从间接地、通过城市的压迫变成了直接下乡压迫罢了。

农民没有富起来，反而逐渐陷入消亡，与工人阶级一同陷入资本的剥削漩涡中，甚至直接变成了工人阶级。当剥削深化到一定程度，他们最终必然会团结在工人的旗帜下，一同推翻那腐朽的资本主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谢主隆恩？工人阶级绝不能妥协！

中共波拿巴的喉舌最喜欢用所谓的国家成就来彰显中共的伟大，例如他们在面对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尖锐批评的时候，总是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们为什么总是对国家有这么多意见？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中国的扶贫的成就吗？有哪些国家能够做到像中国一样扶贫呢？”他们能够说出这种论调，要么就是因为他们还心存“希望”，天真地认为中共还是那个代表工农的政党；要么就是中共现有政权机器的殉道者，他们必须对现有建制百般维护。

但是贫困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共以及它的殉道者们总是以油滑的姿态绕过这个问题：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接受市场经济和开放外资进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将中国的工人阶级出卖给了基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国际生产线上，让中国的工人不仅被国内新兴的资产阶级剥削，还被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剥削。**东部城市的先发优势率先跟工人阶级和农民打开天窗说亮话：再不离开你的老家，就是死路一条。于是乎东部城市对整个国家的工人进行贪婪的吸吮，那些劳动人口严重流失的地区，在地方经济上被“判处死刑”，我们经常听到的“三农问题”，便是其中一个恶果。更不用说有些地区本就在地理资源上就不占优势，工人的流失更是使当地雪上加霜。

中国伟大的工人阶级承受了所有：留守儿童、人口贩卖、户籍问题、下岗潮，用他们辛勤的双手在社会劳动中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是这些财富不属于中国的工人们，它们被中国的波拿巴官僚占有、被中国的资产阶级占有。但是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必定会导致资本主义里不可调和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当城市地区已经无法消费掉它不断扩大的产能的时候，为了缓解这个矛盾，或者说——为了维护中共的稳定统治，**它必须且只有亲自掏腰包去介入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能消费掉国家的过剩产能，才能缓解这个矛盾和潜在的危机。**因此，对于“扶贫”，中共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其首要原因也是维护统治的稳定，而并非是出于对工人的善意。

因此，“扶贫”绝不可以成为中共背叛工人阶级的借口，即使我们退一万步，以非常狭隘的资产阶级视角去看——资产阶级政府尚且还要做做表面功夫（例如法国的《积极互助收入津贴》、澳大利亚的《家庭税务补贴》、英国的《国家生活工资》等），中共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却背叛工人阶级，将工人阶级的社会劳动成果用以满足自己利益集团维护统治的需要。工人阶级们理应获得的自己阶级的劳动成果，中共却视其为自己的功绩，将其包装成“富有远见”的惠民政策，仿佛真是它慈悲心肠大发一样。**殊不知的是，只要**

有一天这个国家的产能还不需要等到穷苦地区的人来帮助消费，只要有一天这个地区的落后存在还对中共的稳定统治无法造成威胁，那么中南海里的红头文件就绝对不会有这个地方的一笔。

中国的工人阶级绝不亏欠中共什么！中共也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让工人们“知恩图报”！那些援助、补贴、扶贫所消耗的资源，本就是工人阶级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是本就属于工人的财富。中共和其喉舌反复吹颂“扶贫”的功绩，无非就是想要麻痹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削，以此来扑灭革命热情在工人阶级之间迅速点燃开来的可能。工人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擦亮眼睛，看清楚中共的虚伪面庞，让其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审判。

先锋队不能是政治包办！

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一种原始的思潮，倒退回了一百多年前布朗基主义的思路。他们简单而武断地认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通过暴动和军事行动推翻政权，此后该干什么，则是无需事先思考、水到渠成的事情。事业的承担者不是广大工人群众，不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是一小撮革命者的工作。

恩格斯揭露说：

“政治运动中基本上只是一个 **‘行动家’**，认为一小撮组织高效的少数派在适当时机尝试政治行动就能带动人民大众通过最开始的几场胜仗完成整个革命的胜利。”

这种**政治包办**最终只能导致**极左主义**的冒险和无疾而终。无视群众的力量，这种密谋团体就放弃了用政治手段武装工人阶级，转而走向恐怖主义的道路——因为行动家们想要“替代”群众行动，敌众我寡下不得不诉诸枪支弹药。即使阴差阳错夺取了政权，无产阶级也迎来不了自己的解放，而是作为被解放的“被统治者”：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共产主义者要切记，革命先锋队的组建是用政治思想武装起工人阶级最先进的代表，并以此领导整个阶级形成独立的意识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而不是让工人阶级作为隔岸观火的预备役，革命者自己如同飞蛾扑火一样进行无谓的牺牲。

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会被任何人“给予”，**只有无产者自己才能解放自己。**

我们时代的青年应该是怎样的？

当今社会对青年的指责是特别多的。专家说这一代青年懒，不愿意上班，不愿意为国家做贡献；老一辈说说青年矫情，吃不了苦，干一点活就埋怨；社会说新一代人被惯养，脱不下自己的“长衫”，之所以生活不好都是自己“不够努力”……

青年自然不吃这套！**没有赶上时代的红利却尝尽了危机的苦头**，千禧后出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对政治，尤其是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光有兴趣改变不了什么，理想总要付诸实践：这代人承担着变革世界的艰巨使命，那历史对青年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说，**青年要拥有独立思考、理性分析的能力**。当今中国政府总爱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灌输人们对一切苦难忍耐为所谓民族复兴燃烧自己。当代的青年应该识破这些谎言，不成为“主旋律”的傀儡，清楚地认识到这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下一代努力而编织的借口。

我们说，**青年应该是勇敢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不能总讲那几句客套话——要骄傲地站出来，不做大环境的适应者、局势的旁观者、革命的评论家，而是加入革命的队伍，成熟地承担起责任，尽到自己的义务，做好为工人阶级的解放破釜沉舟的准备。

我们说，**青年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一腔热血想去改变这现状，就不能只有“三分钟热度”。参与革命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它向一切“乐子人”和寻找途径解闷、发泄的人闭紧大门。做一个事情不能半途而废，干革命就要坚持到底——想想被嘲讽、越来越恶臭的网左群体，哪个不是几年之后结束玩网就悄无声息了呢？必须拿他们视为负面教材，自我检查。

我们说，**青年要是积极向上的**。必须主动找事情干，杜绝躲在名为舒适圈的泥潭中混日子，回望过去的几百年中，青年一直站在革命的第一线，很多人会说时机未到，可这么等下来，革命者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青年们应该要站在革命的第一线，成立政党，举起红旗，组织群众。

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青年有着热血的思想，有着敢为人先的勇气，有着无限精力。**如果我们多一份勇气，多一份行动，那这个社会也就能多改变一分！**

“同志，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

通常这是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在收到新同志的加入申请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网左小群”们给出一份问卷让同志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十分落后且僵硬的——这种“联系人对接”方法简直是不能自拔的“做题家”发了神经，反应了他们“出身论”的底层逻辑。相比之下，我们侧重全方位考核联系人的**理论水平、政治立场和优良品质**，回答几个问题是不足的。光想想初高中生在填写政治考试问卷时候的公式化回答，有几个人真心相信自己所说呢？

“如何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因此是十分有效的熟悉、破冰手段，今天我们想不只是将它用于和主动联系的同志们的对接中，而是给到广大关注者面前。这也是我们给《共产主义者》频道增加互动性的一个计划，**欢迎同志们致信我们的邮箱（Leninists1917@proton.me），分享自己的历程**。同志们也可以自愿标注同意公开，我们会在安全化处理后进行整理。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不会隐瞒我们工作的经验和方法，每位革命者一路上学到的教训也不该只留给自己。**一起来讨论吧！**

致以革命的敬礼，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列宁的遗产

列宁晚年留给当代共产主义者最为宝贵的遗产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世界革命因冒进、冲动而失去一次次宝贵机会后，不得不作出的严厉批判。许多同志阅读它很多时候会感到如同照镜子“一般不自在，《共产主义者》认为，这是个好事儿，恰恰说明了它有助于教育我们不再踩一遍前人踩过的陷阱。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总有那么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嘴上喊着漂亮话，却根本不了解革命的辩证法。他们只懂得和极端宗教分子一样遵循僵化的“原则”，做出行动不从现实出发而是根据自己心中预设的“理想状态”。他们拒绝参与一切“不纯洁”的运动，拒绝支援任何不成熟的反抗，这种人，一辈子也等不到自己梦中的“社会主义革命”。

他们偏激地拒绝与遇到事情就立刻上纲上线，无法置身处地理解工人阶级，懂得如何塑造劳动群众的阶级意识。对他们来说，除了自己队伍里的极端分子，一切人和事物都是“反动”的；他们想着一蹴而就实现革命目标，历史仿佛没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只懂得每天不分场合重复同一句话：发动革命！发动革命！列宁说：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

“左派幼稚病”危害是极其大的。它只会喊口号，而不懂做实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原则和灵活性二者应当相互结合，好比齿轮的运作需要润滑油才能使用更久，更稳定：

“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